

民國叢書

第三編

· 77 ·

歷史·地理類

嚴幾道年譜

弘一大師年譜

蘇曼殊年譜及其他

徐志摩年譜

柳亞子

王蘧常編著

林子青編

柳無忌編

陳從周編

上海書店

林子青編

弘一大師年譜

弘一大師年譜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九月初版

文協叢書
第四種 弘一大師年譜

每冊定價一二〇元

編纂者 林子青

發行者 中日文化協會上海分會

上海市咸陽路三十號

上海霞山路五九九一六〇五號

印刷者 建東印刷公司

電話五〇七二七號

所	版
有	權

上海各大書局報攤均有經售

凡 例

一 本年譜所用年月，根據譜主所作各種序跋題記及書札之年月記載，以陰曆爲主；（因譜主所有題記多用陰曆）而各方所作紀念文字用陽曆者，則仍其舊。各刊物之文字記載，年月有出入者，則以所知比較推算訂正之。

二 本年譜所引用之文字，皆於每段之首，標明作者及其題目。譜主自作，則但標題名，以資識別。

三 本年譜每年作一概述，簡明扼要，於所繫各事，循次逐條編入，凡獨立記載之材料皆用數字號碼①②③④等標出，以便對文檢證。凡同一記事而材料各別者，則附於主要記事之次，而以「又」號碼冠其首。

四 本年譜所引譜主撰述題記或書信隨筆，皆盡量引用，以省讀者檢查索讀之煩。

五 本年譜爲避煩雜，除於所引用文字之首，標明作者及題目外，如非必要不逐一注明出處。所有參攷之處，當編入書末參考重要刊物與書籍。

六 本年譜除譜主稱大師外，其餘引用作者姓名，概略敬稱。

著 者

序

弘一大師圓寂已經一年餘了。這一年來在各種刊物上讀了許許多多紀念他的文字，很引起我的回憶，時常也想寫一些回憶的印象來紀念他；但看看許多文字都不免偏於一個時期和一個地域的記載，要想憑這一些記載去了解弘一大師的整個人生是不够的。於是編作年譜的計劃便頓然在我的腦裏浮動起來了，這是我作弘一大師年譜的動機。

大家知道近代佛教裏有兩個人物，都因為他們絕代的才華和奇行各各受着一般人們的尊敬。一個是能詩、能畫、能寫小說、能譯英詩、並且能通梵文，因為身世有難言之恫，終於寄託其生涯於紅燈綠酒間而不幸早世的曼殊和尚。一個是文章詩詞、音樂、篆刻、油畫、書法，卓然大家、並以扮演茶花女創設春柳社提倡新劇著名，忽然絢爛之極歸於平淡，立意埋名遜世過着芒鞋藜杖的刻苦生活的弘一大師。這兩個人雖然生於同一時代，處於同樣環境，同樣發展過其多方面的天才；但兩者最後生命的歸宿是顯然不同的。

曼殊謝世以後，至今已經二十餘年。十幾年前，由於柳亞子柳無忌父子的努力搜羅遺作，已編有曼殊年譜和出版過曼殊全集，愛好文學的人想來是都已看過了。曼殊之能傳於後世，不能不歸功於柳

氏父子的勞績。

弘一大師全集的編輯，自然是他的及門弟子的責任。我既立定主意替他編訂年譜，且就我的計劃約略交代一下，雖然這也許不是我所勝任的工作。

我的計劃立定之後，便開始留意各種佛教刊物上關於弘一大師生前寂後的紀念文字，着手搜集各種可以供作年譜的材料。首先是把到手的各方哀悼他的文字逐篇細讀，把那些可供年譜用的材料圈出，試做摘錄的工夫。

摘錄工夫做了將近半年，把許多材料都擇尤摘錄出來了。但這種工作實在不易，有時於長篇之中，僅取一兩段；有時一段之中，僅取其重要的幾句；有時一文之中有多年的紀事，又須各別摘錄，分段編年，這番工夫的甘苦，決不是旁人所能體會的。

除此之外，材料的獲得也不是容易的；而辨別去取，考證年月，尤費斟酌。因為各方紀念弘一大師的文字只是憑着個人的回憶，時間過得久，年月自然不能明確地寫出，於是彼此的記載就不免有前後的矛盾了。這裏讓我舉出幾點來說：

第一，今年春天，我買到幾冊上海市通志館期刊，讀到胡懷琛那篇上海藝術概要，談到西洋音樂輸入中國那一段，有李叔同歸國後曾任城東女學音樂教習的話；但不知是在何年何月，苦無材料可證。後來到上海去看弘一大師的舊友毛子堅先生，他說：「李叔同確在城東女學教過書，但亦忘記是在

那一年了。那時城東女學的校長楊白民（已故）是李叔同最要好的朋友，所以李叔同出家後，他的那位日籍夫人到杭州去見他，就是要求楊白民陪她去的。「不久陳海暈先生在上海舊書店中看到『朱賢英女士遺畫集』裏有弘一法師一篇題辭，承他抄寄給我，中有：『王子春，余在城東授文學，賢英女士始受余教。』」的話，這才使我得着了確實證據的材料。

第二，我知道弘一大師曾到過福州鼓山一次，在那裏發現了一部很古的藏經版子，（華嚴疏論纂要），後來在上海募印了二十五部，曾以十二部託內山完造寄贈日本各大寺。關於這件事，內山氏曾在他寫的那篇「弘一法師」的文中提到。但大師究竟那一年到了鼓山，却難以明白。後來在李芳遠所作的弘一大師年譜原稿民國二十一年條上，看到這麼一條：「壬申十月游石鼓，歷謝芳峯、浴鳳池、白雲洞，止於凡聖庵居士林。余固林友且有庵落成，日參與結七之約。屆期事阻，復倉卒言歸。——編者按：此係弘一游福州所書，今猶存石壁間。」這篇題記似乎有脫漏的地方，否則李君必有筆誤。於是我便懷疑起來，不久，我在上海佛學書局看見「福州鼓山皮藏經版目錄」，裏面有弘一大師的一篇序。我看了序中所記的歲月，加以推算，知道他到鼓山決非二十一年的事。（序文見本年譜民國二十三年條）但我恐怕那也許是他重游鼓山的記事，就再注意他在「壬申十月」的蹤跡，果然又得到兩個反證。一個是大師的地藏菩薩聖德大觀序云：「後二十一年歲次壬申九月，余居峙山。（按慈谿金仙寺山名）……後二月雲游南閩。」一個是圈點南山鈔記自跋云：「壬申九月，歸臥永寧，十一月至南閩。」

「這兩條序和跋的年月，寫得極爲一致。自九月至十一月，中間的十月，大師決無到鼓山的可能。那麼大師究竟是那一年到的鼓山呢？問題還沒有解決。有一天和芝峯法師談起這個問題，他說這只要問蘇慧純先生就知道了，那年弘一大師自廈門往福州鼓山和回溫州，一路都是他陪去的。後來據蘇先生說：是在西湖博覽會的那一年（民國十八年），大約三四月間，他侍弘一大師自廈門往福州鼓山，又由福州至溫州，再至白馬湖。他自己到杭州去看博覽會，大師則留在白馬湖。我再看看大師那篇「南閩十年之夢影」的記載，和那年九月大師五十誕辰在白馬湖的記事，這才解決了大師到鼓山的年月的問題。

本來弘一大師的撰述寫經，大概都是有敘跋或簡單的題記的，而且常常寫明年月，非常容易考證；尤其是他給人的書信，必寫月日。然而各方的紀念文字有所引證，往往只抄錄大意，把最重要的年月略去，令人無從稽考，這是寫作年譜一個最棘手的難題。

這裏且就我所取的材料來說一說：關於大師的童年，根據胡宅梵的「一師童年行述」大概尚屬可靠，因爲那篇行述是經過大師過目并親自改正的。另外還參考了永春李芳遠君的弘一大師年譜原稿，李氏最近幾年和大師頗接近，所聞關於他童年的狀況，當然也是比較正確的。

關於大師留學日本時期的材料最感困難，後來我在上海市通志館期刊胡懷琛的上海學藝概要及歐陽予倩的「自我演戲以來」一書上，總算找到一點材料，然而仍然感到尚未充實。

自民國七年大師在杭州出家至民國十三年他的那本名著「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記」著成這六七年間，有大師的戒相表記自序可考，也不會有什麼大出入的。最可惜的是大師自己口述高文顯筆記，再由大師親筆改正的那篇「杭州出家之經過」一文，事變前被杭州越風雜誌社遺失了，現在能够知道一點大師出家的因緣，只有夏丏尊先生那篇「弘一法師之出家」而已。

大師到了閩南以後的情形，只要讀他自己講演的那兩篇「南閩十年之夢影」和「最後的口口」的記錄就可以知道一切了。

爲了大師的年譜，我已經整整化去了一年的工夫。凡是與大師平生關係比較深切的人們，我都想法去看他們或和他們通信請教。如他留學前的好友毛子堅先生，他平生最知交的夏丏尊先生，曾在閩親近他的陳海量先生，及曾和他同住的芝峯法師，亦幻法師等，我都一一去訪問過他們。雖然我所要請教的問題還是未全解決；但從他們各位那裏都各各得到不少的啓示和許多有用的材料，這是值得感謝的。

當我去看夏丏尊先生的時候，知道永春李芳遠君已經寫了一篇弘一大師年譜寄到上海來了。夏先生說尚未看過，恐怕內容有出入的地方，就把那篇原稿交給我，說可以拿去參考。我拿回來之後，把它細細讀了一遍，其中可以採用的材料全都錄出，存疑的地方就讓它保留了。後來我又設法和大師的俗姪李晉章先生通了兩次信，他也給我許多有價值的指示，可惜他說平生只和他的先叔（弘一大師）

見過兩次，一切印象自然也就不清楚了。

從年譜的體裁講，似乎應該把譜主的世系先弄清楚，然後再將他的家庭生活和教育經過加以敘述。不過關於這些，大師在日既絕口不談，旁人自然無從知道。所以本年譜只能約略提到，好在這些過去的俗事，從佛法的因緣看來，對於大師的宿根並無多大關係。所謂父母家庭乃至祖宗世系，不過是一種人生的助緣而已；至於本因，那就要靠大師宿世所植的善根了。所以他自己曾說：「一年七八歲，即有無常苦空之感。母歿，益覺四大非我，身爲苦本。其後出家虎跑，全仗宿因。」（蔡冠洛戒珠講苑一夕談）可見大師的一生行事，都是他的「宿因」的表現，也許就是一種垂迹的示現吧。

這本年譜能滿足讀者到如何程度，自然難說，但至少對於一個仰慕弘一大師而苦於瞭解不足的人該是有意義的。

本年譜之獲成就，實在虧得蘇州寄葉庵漱風法師和蘇州佛學圖書館藏有許多舊的佛教刊物，使我得以一一參考，這是應該首先表示感謝的。其次上海的夏丏尊先生及陳海暈先生，杭州鳳林寺的白聖長老，永春李芳遠先生，嘉興濮院可園的蔡丐因先生，蘇州蕭退閣先生，都給本書以不少的材料。這些善知識的幫助，是應該在此聲謝的。三十三年四月十五日編者序於上海。

弘一大師年譜

目次

序.....一

姓名別號與其家世.....一

年譜.....三

後記.....二二

附本書參考重要刊物與書籍

目次

一

本書插圖目次

公子時代之李叔同先生·····	一一
扮黃天霸之李叔同先生·····	一五
李叔同時髦洋裝小影·····	二一
扮裝茶花女之李惜霜·····	二四
李叔同手題沙翁墓誌·····	三六
李叔同所作歌曲（春游）之一·····	四二
李叔同所作木炭畫·····	四六
李叔同與豐子愷劉質平台影·····	五三
印藏拓影·····	五四
弘一大師出家後所作石刻·····	七七
上虞白馬湖晚晴山房·····	一〇五
弘一大師最後遺墨悲欣交集·····	一九九
弘一大師涅槃瑞相·····	二〇九
弘一大師最後遺札·····	二一一

弘一大師年譜

姓名別號與其家世

大師俗姓李，幼名文濤，又名廣侯，弱冠奉母至滬，入南洋公學，名成蹊。又名廣平，號漱簡，亦號瘦桐。喪母後，改名哀。字哀公，又字惜霜。留學日本時，名岸，號叔同，又號息翁，一作俗同；歸國入南社，又名凡，名息，字息翁，又字微陽，號黃昏老人。民國五年試驗斷食後，改名欣，字叔同，號欣欣道人；旋又名嬰。出家後，法名演音，號弘一。別署甚多，可考者凡七十餘：

一音	弘裔	曇昉	論月	月臂	入玄	亡言	圓音	爲明	勝臂	玄會	勝月	智藏	勝慧
善解	一相	善月	嚴髻	勝慧	無依	智幢	無縛	談慧	增上	雜華	勝解	爲舍	如實
爲導	不着	勝幢	無作	髻嚴	月幢	玄入	慧炬	善臂	大慈	安住	無等	僧胤	泓一
慧幢	靜觀	無住	廣心	如眼	龍辟	性空	無畏	清涼	善夢	卽仁	大愿	月音	髻目
髻光	無得	吉目	勝音	澄覽	南社舊侶	摩頤行者	大心凡夫	晚晴老人	蘆菴老人	二			
一老人	善夢老人	晨暉老人	澹淨道人										

大師在俗世系，傳出浙江平湖，其先世因經營鹽業於天津，遂寄籍焉。父筱樓公，爲瀕清進士，與合肥李鴻章，桐城吳汝綸爲會試同年，俱出瑞安孫渠田學士門下。

筱樓公通籍後，曾官吏部。生平精陽明之學，旁及禪宗，頗具工夫；晚年耽禪悅，樂善好施，設義塾，創備濟社，專事撫恤貧寒孤寡，施捨衣食棺木，津人咸誦之曰李善人。公妻妾多人，自長子死後，僅存師之庶母所生之次子長師十二歲，以先天羸弱，又恐天亡，復娶師之生母王氏。大師生時，父年已六十八，母王太夫人年纔廿餘。大師生五歲而失怙，幼即聰慧。及長，疏財仗義，爲京津名貴公子。家故富有，居天津外國租界，夏屋渠渠，門首有進士第匾額。童年從北方名士嚴範孫（修），趙幼梅，唐敬嚴，王仁安遊，所學詩文書畫篆刻，皆造詣極深。戊戌政變，大師年方十九，京津之士，有傳其爲康梁同黨者，遂奉母氏王太夫人及眷屬南下，僞居於上海法租界卜鄰里，翌年移居城南草堂；又二年，肄業南洋公學爲特班生，從蔡子民先生受業。

歲乙巳（光緒三十一年）母故，扶柩還津，遂隻身東渡留學，時年二十六矣。大師至東京，即入上野美術學校，專習繪畫，旁攻音樂，造詣皆極深。其間並與留日同學會存我，吳我尊，謝抗白，李鴻痕，歐陽予倩等，創立春柳社於東京，研究西洋戲劇。師曾扮演「茶花女」及「黑奴籲天錄」等劇主角，名噪一時，實爲我國新劇之濫觴。

宣統間，畢業歸國，初任天津工業專門學校教職。民國元年至滬，任教城東女子學校，旋應陳英

士先生之聘，任太平洋報社文藝編輯及畫報主編。是年秋，太平洋報停辦，遂赴杭任教於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前後凡七年，其間曾一度兼任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教授。

民國七年七月十三日，披剃於杭州虎跑寺。其後往來閩浙間，深自隱晦。大師一生戒律精嚴，爲海內所尊。手書片紙隻字，流傳人間，得者視同拱璧。

大師在俗行三，長兄早歿，身世未詳。次兄名文熙，諱桐岡，又字敬甫。在俗配俞氏，有二子：長名準，次名端。有姪多人，其一名麟玉，字聖章，行三，爲法國留學生，曾任北平國立中法大學校長，現居北平。其二名麟璽，出校後，單名璽，後更取名矯字雄河，又字勿笑，現居天津服務銀行界。

以上綜合姜丹書弘一律師小傳，袁希濂我與大師之關係，胡宅梵一師童年行述，蔡巧因弘一大師之別署，胡懷琛上海學藝概要，李芳遠摩頂行者叢書序，李晉章致林子青書，及大師各種寫經題跋而成。

年 譜

光緒六年庚辰（一八八〇）大師生

是年九月二十日①，大師生於天津河東地藏前②。父筱樓先生年已六十有八，母王太夫人年廿餘，屬蓮室。③時師有長兄，長師近五十歲，已早夭折，次兄文熙，長師十二歲④，師將生時，

有鵲銜木降其室，父母以爲異徵①。

②夏丐尊弘一法師之出家：「今年舊曆九月二十日，是弘一法師滿六十歲誕辰。」

③李芳遠弘一大師年譜原稿：「秋九月廿六日，（青按廿六日之「六」字係誤）生於天津河東地藏前。越二年，遷居河東山西會館南路西大門。」

④姜丹書弘一律師小傳：「其父某公爲名進士，清光緒六年，歲次庚辰，生上人於簞室，時父年已六十有八，而母年纔二十餘。」

⑤僧睿大師略傳：「師之品格，多影響乃父。長兄早年見背。次兄長師十二歲，而先天羸弱，爲恐夭亡，乃娶師之生母王太夫人。」

又李晉章致林子青書：「于青先生尊鑒：適接華翰，詢及先叔一切歷史，敢不報命，惟所知者少；因慙四五歲時，先叔偕王氏姨祖母並先孀俞氏去滬，彼時舍下有外莊生意，（業銀錢業）在滬有年紀高者（指掌櫃者言）照應，至庚子後數年，姨祖母散於滬上，扶柩返鄉，其時年方十一二歲，初次與家叔晤面……所問遂答如下：——家嚴名文熙，諱桐岡，又字敬甫，行二。……。」

⑥姜丹書弘一律師小傳：「上人生時，有異徵，室銜松枝降其室。上人自言，至年長時此松枝猶保存云。」

又呂伯攸「記李叔同先生」：「還有一根細長的松樹枝，先生也像寶貝似的珍重藏着，輕易不肯示

人；據他說，這便是他當年呱呱墮地的時候，由一隻喜鵲銜着飛進來，落在產婦的牀前的。……這喜鵲銜枝的故事，在一般人看來，當然是很有些因果的，可是，先生也不過當做一件紀念品罷了。」（青按：此文載民國十五年九月十七日小說世界第十四卷第十二期。爲記載喜鵲銜枝與大師誕生關係最早之文字。呂伯攸曾肄業杭州第一師範，爲大師在俗之及門弟子云。）

又覺有情「晉江通信」：「聞法師將誕生時，有異鳥銜木，飛入室內，亦不懼人。迨師生下，鳥乃飛去，木遺於室。法師父母視爲異兆，垂髫之年，即將其贈作紀念。出家後，此木長攜身側，用以崇誌其父母生育劬勞大恩。法師圓寂時，此木仍端掛於禪榻旁之壁上。今存泉州開元寺。」

光緒十年甲申（一八八四）大師五歲

從母誦名詩格言。（據李芳遠弘一大師年譜原稿）

是年八月五日，父筱樓先生卒①，時年七十二。大師時方五歲②。父故後，家情漸異③。（青按：姜丹書先生所作小傳謂「生四歲即失怙」，當係五歲之誤。）

①乙亥惠安弘法日記：「八月五日爲亡父諱日，開講普賢行願品偈頌。」

②胡宅梵一師童年行述：「公年至七十二，因患痢疾，自知不起，將臨終前痢忽愈，公乃屬人延請高僧學法上人，朗誦金剛靜聆其音，而不許一人入內，以擾其心。師時方五齡，亦解掀幃窺探。當公臨歿，毫無痛苦，安詳而逝，如入禪定。靈柩藏家凡七日，每日延僧一班，或三班，誦經不